

# 丝路文香和美心声

□白庚胜



在海洋文明代替陆上文明、海洋交通取代陆上交通之前,丝绸之路始终是东西方之间最重要的动脉,并由此衍生出了长达两千多年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史,长期发挥着草原文明、沙漠绿洲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的桥梁作用,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与儒教文化、道教文化之间的纽带功能,创造了无数文化的、文学的、艺术的辉煌,一直承担着世界义务、国家责任、民族道义,说不尽的光荣与梦想。诚可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城度春风。铁马金戈入梦,本佛回教铸心魂。羌笛霓裳果蔬盛,瓷路丝绸玉茶丰。四大发明远域惠,地灵人俊遗嘉声。今天,当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中华民族又一次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之际,丝绸之路文学的创造力、想象力、审美力又一次被新的时代所激活,我们也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身份参与到这一历史进程之中而为荣。

毋庸置疑,丝路文学是丝路文化的一个部分,泛指一切与丝路有关的文学创造。由于丝绸之路及其文化、文学具有极鲜明的久远性、国际性、区域性及其民族性、多语文化、多样性、多宗教背景性,我们的研究必然会带有漫长的时间深度、辽阔的空间维度、复杂的文化广度。在丝路文学背景下审视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有助于我们确立作为中国文学半壁江山的少数民族文学在丝路文学中的作用、地位,发现它曾经的辉煌、现实的创新、未来的使命,以及它对汉文学与周边国家、地区、民族文学的吸收与影响,从而进一步丰富丝路文学的内涵、提升丝路文学的品质,为中国文学乃至亚洲文学、世界文学作出新的贡献,真正做到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让丝路重新绽放和平、和谐、和美的鲜花,让丝路沿线国家、地区、民族共享通气、通路、通货、通情、通心的物质与精神成果,并强化各自的国家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世界责任。

审视的目的在于发展,而发展离不开充分的自信,自信则来源于伟大的历史创造。回首相望,中国少数民族曾经在丝路文学史上奉献过众多的精神财富:昆仑神话、英雄史诗、长篇叙事诗是它们的绝响,阿肯弹唱、花儿歌会、行吟游诵是这里的奇观,翻译文学、典籍文学、文学探微是其亮丽的风景,英雄主义、尚武精神、和平理想是其不变的坚守,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旋律跃动在各地域奔流不息的文脉里,礼敬自然、崇尚上

苍、热爱生活、忠诚爱情与友谊的主题贯穿于各民族的口头与书面创作中,神秘、奇丽、粗犷、豪迈、幽默的文学色香处处洋溢,从而有了《格萨尔王》《江格尔》《玛纳斯》荣获世界记忆遗产,有了《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突厥语大辞典》《乌古斯传》《吉别克姑娘》等经典作品西走伊斯兰世界,有了喀什噶里、居素甫·玛玛依、纳瓦依、哈拜、仓央嘉措、扎巴、玉梅等大师峰峦叠翠,也才有了哈努曼、阿凡提、灰姑娘这样的文学形象东传西送,印度文学、希腊神话、罗马史诗、阿拉伯传奇与中国文学结缘。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国少数民族曾经是丝路文学的创造者、传播者、坚守者、享有者之一,她有志气、有能力、有智慧继续为它的再创辉煌而文心雕龙。

自信还来自于伟大的现实。这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今天的中国少数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更近。随着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滚滚向前,中国重新进入到世界的中心,中华民族又一次登上历史的舞台,古老的丝路及其文化、文学复受到全球性的关注。最重要的是,从新中国建立起,我国各族人民彻底根除了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政治制度,并且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不断发展、文化不断繁荣、社会更加和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进步的目标逐步确立,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初步形成,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兴旺,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条件、经济保障、精神支撑、方向引领,以及更加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人物形象、时代主题、创作灵感、表现形式,先后涌现出了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伊丹才让、玛拉沁夫、张承志、乌日尔图、阿来等一批批文学大家,收获了《黑骏马》《心灵史》《尘埃落定》《瞻对》《七岔犄角的公鹿》这样的文学精品,创办了《民族文学》等近百家文学期刊,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等众多文学团体,实施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等一个又一个文学项目,开展了大量有声有色的对外文学交流活动,已拥有一千多名中国作协会员,已出版《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等一批批学术成果,已建立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这样的学术单位、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民族文学系这样的教学部门,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这样的展示场所,从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平台提供、创作推动到学术研究为中国少数民

族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丝路文学、世界文学再创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及体制机制保障,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文学发展道路更加充满信心,对多国家、多地区、多民族共同参与建设的丝路文学再度繁荣,使之从各自孤立的、片段化的自然存在,转化为有机的、联系的、整体的、自觉追求的学生生态充满期待。

在丝路文学背景下,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审视,应该审出我们的责任与使命,应该发现我们的优势与不足,应该明确我们的方向与前景,应该振奋我们的精神与力量。所谓责任与使命,就是确定自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部分,自己是世界文学的一个单元,自己与丝路文学息息相关。这种责任与使命中既有文学的内涵,又有政治的、社会的使命,亦即有关文学活动必须有利于世界和人类进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向和、向美和人心向善、向上。这需要远大的目光、宽广的胸怀,既立足于自己的民族与本土,又能超越狭隘的族群意识、疆域意识,努力亲诚惠容、尊重多样、包容异端,用文学的力量化干戈为玉帛,用美学的春雨“润物细无声”。至于优势与不足,前者指我们的历史文化优势、文学传统优势、生产生活优势、社会制度优势、所处时间空间优势,从哲学的、美学的高度深刻发掘文学价值与意义,充分活化与转化其资源潜质,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学精品,努力攀登文学高峰,为人类文学画廊增添奇光异彩;后者指我们要清醒意识到自己在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感悟人生、世界眼光、人类情怀、国家责任、美学修养、创作技能等方面尚存在种种缺乏与幼

稚,从而必须尽快改善自己的思想、品格、境界,让自己的创意、表达、驾驭主题与题材的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敢于作大制作,有能力创大品牌,在世界文学之巅与全世界最优秀的作家及最尖端、最前卫的美学思想、观念、流派平等对话。所谓的方向与前景,就是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文化性与美学性相联结,力求做到国家性与世界性相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相贯通、民族性与人类性相贯穿,去开拓丝路文学的新天地。所要振奋的精神和力量,就是爱国主义、崇尚真善美、礼敬团结友爱、实现公平正义、追求真理科学的精神,以及促进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力量,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力量。

目前,我们对丝路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关系的研究刚刚开始,有关探讨尚十分有限,但它对丝路文化、中外文学交流史,尤其是对进一步发展繁荣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具有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是一次文化之旅、审美之旅,更是一次思想观念的大解放与大突围。它历史空前地让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空间上、精神上与世界贴得更近,并深感自己为中国文学承担的义务巨大。我坚信,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她感知时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并继承中外优秀文学传统,进行艰苦的美学创造,我们就一定能够收获更多有道德、有筋骨、有温度、有高度的文学成果,在振奋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中,促进世界和平,尤其是在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文化合作方面,作出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贡献。

# 重视美育的“化人”“成人”作用

□林巧

当下时代美育何为?近日部分学者、专家在北方工业大学举行了“美育与人生学术研讨会”。大家认为,美育必须回归人生本位,以审美的精神去建构人生、发展人生,实现“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成人”的目标。

当前审美教育面临严峻挑战。李田提出,这个时代对我们美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历史性课题,也是一场严峻的挑战。我们能否取胜,关键在于能否将美育定位到为人生的原点。孙伟科认为,现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丑恶现象,既造成社会危机、精神危机,也造成美育危机。美育要面对人生,也必然要面对人生和社会的各种困境。与会专家认为,如何让人树立正确的美丑观、审美价值观,建构高雅、高尚、高远的爱美之心,是美育必须面对的时代要求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学者们提到,美育本身存在与人生脱节的倾向,这种脱节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美学成了一套纯粹的理论体系,美学研究成了纯粹的学术研究,而美育则成了一种纯粹的知识学习或技能传授。与人生的脱节,是美育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原因之一。这种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可能是导致美育与人生脱节的内在原因之一。近现代美育强调调肉、精神—物质的二分,并以心灵、精神的自由、超越为其旨归。二分法固然带来表述的方便和认识的深刻,但有一个不可避免弊端,就是忽视了人的灵—肉、精神—物质的有机统一。美育一方面来自人生,一方面为了人生。这种来自人生、为了人生,虽然主要是从精神的层面来说的,但也不能脱离物质的层面。当美育片面追求其精神性、抽象性、理论性的时候,也就带来了其脱离物质性、现实性的危险,也就与其出发点、落脚点渐行渐远。所以,看起来美育与人生的关系是清晰的、明确的,但实际上还是存在一个反思、重新定位的问题。美育应当落实到人生。这个落实,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实施或操作性的问题,但实际上也涉及美育的核心问题。当美育成了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的时候,当美育成

了一种纯粹的知识传授的时候,美育美育之为人生就极易成为一句空话。当普通人对美育敬而远之的时候,美育、美育就成了自说自话。美学的理论建构当然是必要的,美育的知识传授当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美育美育应当与人生一起来,为建构和谐、健康、雅致的人生发挥作用。中国古代美学教育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思想值得我们借鉴。而某些文学艺术教育则不一定是真正的美育。人们一般认为,文学艺术教育就是审美教育,就是审美教育的主要途径。文学艺术也确实具有审美功能,从而发挥其审美教育的作用。但事实又表明,当前的某些文学艺术教育并非真正的审美教育,而是一种知识的传授或技能的培养,与所有人的教育、与健康和谐品格的培育还有相当距离。孙伟科认为,艺术教育在我国大多数时候变成了技能教育,艺术教育很多时候变成了谋生手段,没有起到健全人格的塑造、高雅文化的创造与和谐氛围的营造的作用。在情感教育方面,迫于各种急功近利的诉求,不同阶层的人的利益和情感诉求实际上被漠视。宋瑾认为,专业艺术教育普遍存在重技轻艺、重“艺”轻文的现象。美缺席,不在场,美育也就淡不上。如果受教育者未进入美的世界,未被美所打动,以美育人也就根本谈不上。

学者们呼吁要高度重视美育的“化人”“成人”作用。在所有的教育中,美育可谓是最软、最无直接功用的教育,但美育却具有“化人”、“成人”的大用。美育的“化人”“成人”作用,也就是美育的人生、现实价值。沈志莉说,“中国精神”是全体中国人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精神,这种精神具有无言的大美,当然包含中国美学精神。我们的美育应当在“中国精神”的建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马建辉认为,美育应当确立三个观念:立心、立德、立行。所谓立心,即在人的内心深处确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通过立心来主导人生、改良人生、发展人生、完善人生。立心是人生美育的根基,也是人生建构的内核。“美育即情商”;所谓立德,就是指其可以节制和化育人们的情感和

基于情感的诸种欲望,使之合于真善美的要求,符合理性和道德规范;所谓立行,是说审美不应只是一种感动,也不应只是一种欣赏与体验,它更应是一种创造,是要创造出一种别样的人生来。人生美育连结起来的是审美与人生,立行则是实现这一连结的重要而关键的环节。美育就是要创造出有审美意义的人生,并为此而“立心”、“立德”、“立行”,最终致致“成人”。王文革认为,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说法,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信仰的问题,而且是为了解决人生的存在方式、人生的价值追求、人生的理想问题。如果美既具有理想的一面,也具有现实的一面,它就可以成为人生的部分和内涵。高昌说,古人所言:“闲坐对花常入梦,无眠听雨忽成诗”,这里说的其实是一种天然的美学感悟;古人又说:“每向花间逃俗客,偶从书里近骚人”,这里说的则是一种能动的美学选择。而感悟也好,选择也好,有的是自发的,而更多的则是通过审美自觉层面上的人生美育的塑造和引领而达成的。

美育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人是社会的人,人也生活在社会。所以,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于美育教育来说十分重要。社会的美育较之学校的美育对于个人来说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所以,有人说,一天的社会经历足以颠覆十年学校教育所确立的价值观。有学者认为,个人的完善和完美离不开社会的完善和完美。所以,美育必须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中国当代美学界在从事审美教育时,一是要敢于批判中国当代社会的不良的文化艺术现象,二是要勇于在理论上创造独特的美学理论,三是不能只在艺术领域里开展,而是要与社会改造相结合。宋青松说,如果好的东西发挥不了作用,而哗众取宠、娱乐玩闹的东西反而得到更大的传播,自然不利于正能量的传播,也不利于美育的正常开展。每个人用自己的力量去建设我们社会的正面形象,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美育重在实践,重在让人感受到美。郑小筠结合自己在清华大学多年从事艺术教育工作,认为美育本来就是培养人的工作。她说学校搞艺术教育绝不只是让学生唱

首歌、学会一个舞蹈,而是要通过艺术活动的教育和体验,使人全面成长。她认为,正是因为这样,清华大学艺术团才出了很多优秀人才,他们功课成绩非常好,艺术上也表现得相当不错,并且通过开展艺术活动学习了、感受到了很多美好的东西。王旭晓介绍了她开设审美与人生课程的情况。她的这个课程从人类的审美活动说起,论及审美活动的超功利性、主体性、感性特征与人生的关系,以及美与人生启迪等方面。沈志莉认为,我们中国传统美育有将学问与人生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强调知行合一的传统。这些都值得我们在美学研究、美育实施中继承、借鉴。史红认为,人生美育的整体架构由三部分组成:理论研究、具体实践、媒介传播。人生美育的理论研究层次从人的年龄区分由小及大,可以分为小学美育、中学美育、大学美育、成人美育。研究层次范围可以分为家庭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研究内容主要有人生美育的内涵、范围、特点、功能、人生的目的、价值、意义、态度与美育的结合,人生美育与素质教育、艺术教育的关系,人生美育与学校美育、家庭美育、社会美育,人生美育与人生哲学、生活美学、生命教育等。具体实践则主要涉及人生美育的实践领域、途径、手段、方法、模式、误区等。媒介传播方面主要有人生美育的媒介传播的环境、机制、策略、方式、效果等。宋瑾说,所谓“乐者,乐也”;美育的实施需要进入一个悖论:非功利的功利。首先是非功利,进入审美,为美所动,进入真善美的世界,接受熏陶,升华至超感性的境界,育人目的便自然而然达成了。丁旭东认为,立德树人是美育的根本任务。要是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构建中国美育理论上实践体系。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要积极总结和归纳现在活态的美育实践经验并提升到理论高度。

与会专家表示,美育为人生并非新的美学观,为人生也是美育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当前重提为人生美育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通过研讨和实践,提升美育为人生的自觉,并赋予美育新的时代内涵,发挥美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现代叙事学的引进,中国作家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生活的运行趋势,对运用西方现代叙事方式积极付诸创作实践,积累了重要经验。引进西方现代叙事方式,不能“原装进口”,搞“大迂移式横移”,必须进行民族化改造。

从世界各国来看,引进西方现代叙事方式,都进行了民族化改造。从川端康成的《水晶幻想》、崛辰雄的《神圣家族》等作品来看,日本作家引进西方现代叙事方式,是在本国文学艺术传统抒情格调和美文趣味的基础上改造了西方现代叙事方式。印度一直存在着抒情故事人、吟唱诗人的叙事传统,达拉翼格尔的《诊断师》、拉盖石的《关闭的黑房》等运用西方现代叙事方式的作品不同于西方的淡化情节、淡化人物的做法,作品情节生动,人物鲜活。拉美是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现实本身具有魔幻色彩,马尔克斯的《家长的没落》、卡彭铁尔的《竖琴和影子》等运用西方现代叙事方式的作品,用魔幻色彩创造了“神奇的真实”。中华民族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艰苦创业,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本身就具有独特的史诗般的社会历史内容和鲜明的民族化形式。这样,艺术表现这一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应以鲜明的民族化形式出现于世。因此,引进西方现代叙事方式,必须进行改进制作、创新发展,即进行民族化改造。

西方现代叙事方式虽然具有重大革新意义,但也存在一些突出缺陷,恰恰在这些方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学有着众多优良。如,西方有不少散文化叙事作品虽然实现了日常生活化,但使人感受烦琐、暧昧和漫无目的,“它太像生活本身,因此,它更多的是描绘而不是提炼生活的意义”。而中华民族关于形神关系的传统美学思想是解决这方面问题的灵药。关于形神关系问题,汉淮南王刘安主编的《淮南子》多次提及,虽然阐发的是道家的养生之道,但涉及了美学问题,对后世美学产生重大影响。《淮南子》赞美了有形的广漠宇宙的丰富多彩、生机勃勃、诗情画意。同时又强调了神主宰形:“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这对散文化叙事方式写作,用一个形象的词语来概括,就是“形散神凝”。这里有丰富的蕴涵:形就是作品描写的生活现象,神就是作品的思想意蕴;形要丰富多彩,神要集中概括;形要蕴涵神,神要统形。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石钟山记》等等,都是体现形散神凝叙事策略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形深深蕴涵神,神紧紧统形。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各种流派,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各种流派,都大量运用意象化叙事方式,但是,有不少意象化叙事作品用表象揭示意蕴显得很牵强。而我国文学有精彩的意象化叙事传统。西方前期的印象主义文学为现代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推崇我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写作传统,经他们的倡导,在欧美曾出现翻译我国古典诗歌的热潮。我国精彩的意象化叙事传统,强调意象化写作要贴切、灵巧、生动。唐代司空图的《诗品》写道:“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是说,意象出现,一切都自然而然,如同自然造化育一样,达到高度贴切、灵巧、生动的境地。刘向《说苑·正谏》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典故、刘向《战国策·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的典故、刘向《战国策·赵策四》触龙说赵太后的典故,都是中国古典文化运用意象写作达到高度贴切、灵巧、生动的范例。

中国作家运用西方现代叙事方式,经过民族化改造,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如,西方不少心灵化叙事作品为了表现无意识、非理性,常常有意搞朦胧、晦涩。而中华民族传统美学则喜欢明朗,厌恶晦涩。刘勰《文心雕龙》强调:“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是说遣词状物只以清晰明白为贵。我们的一些心灵叙事作品,如苗长水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姚娜梅的《索道》、李进祥的《狗村长》等等,发挥中华民族喜欢明朗、厌恶晦涩的传统美学思想,作品人物意识运行起来,时空方位明确,事件脉络清晰,得到众多读者的喜欢。再如,我国作家发挥中华民族意象化写作的优良传统,人生哲理表现得贴切、灵巧、生动。晓苏的《背黑锅的人》,通过乌鸦一再为同学背黑锅的表象,揭示了头脑中的书本逻辑与生活中的实用逻辑是截然不同的,死抱住书本逻辑不放,只能遭到一塌糊涂的惨败。艾伟的《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通过双目失明的喻象,揭示了在人生的舞台上,一扇门关上了,另一扇门就会打开。须一瓜的《第五个喷嚏》通过美女河惠与习以为常的僵化的民情习俗的不断遭遇的表象,揭示人们习以为常的僵化的民情习俗对人性的摧残。西方不少荒诞化叙事作品,人物没有个性,只是个符号。而我国,唐宗传奇、宗元话本、明清小说中的一个系列荒诞叙事,众多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因而成为鲜活的人物形象。当代,我国的一些优秀的荒诞化叙事作品,个性鲜明,因而人物鲜活。莫言的《蛙》通过一系列荒诞叙事,把僵化得“成了魔”的姑姑的鲜明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阎连科的《受活》通过一系列荒诞叙事,把一个农村政治人物柳麝雀的既狡诈又拙笨、既清醒又糊涂、既深藏又浅露的鲜明个性表现得活灵活现。晓苏的《酒疯子》通过一个荒诞生活现象的横断面,使一个心灵卑微,只得靠大吹大擂过活个性鲜明的小人物跃然纸上。

各种不同的现代叙事方式都有超越传统的革新特质,都有自己独特的叙事策略,都有自己的民族化特色,了解这些,对于发展现代叙事方式艺术表现人类自我,对于推进文学创作事业繁荣昌盛,有着重要意义。

# 当代文学要善于对西方叙事方式进行民族化改造

□范垂功